

20年前一个人坐于深夜的灯下，敲键码字。如今只想当个人历史收集，而已。

- 1.胡说
- 2.马路性爱幻想曲
- 3.曾经有个恋人令你悲伤
- 4.男人 和男人的友情

胡说

许仙和白素贞再次出现在同一个地方，是在他们的几个世纪轮回之后。

外来务工者许仙

许仙满脸愁容地坐在西湖边的一块石凳上，双眼呆呆地望着湖面。因为最近连续碰上了几桩倒霉事，这个年轻人心里失落得很：先是手机不知何时被人给掏了去，然后，说是遇上经济危机，工地上说工程要停工，把他给解雇了；再然后钱包不见了，神奇的是里面的银行卡密码居然被人给破解，等他去挂失的时候，发现卡里已经没有一分钱。

几近身无分文了，而且没了身份证，什么证件都没了，许仙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就成了这个社会的遗弃者。这意味着他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许仙很是心灰意冷，他想找一些安慰自己的理由，可是这只会让他觉得更难受；更难受的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发泄心中积蓄的郁闷，他是个胆小的男人，甚至给他一块空旷的地方让他喊叫几声，

他都会惴惴地喊不出声来。许仙总是默默地把闷人的事填进肚子里，好像这能给他的身体补充营养。许仙到底是一个弱势的人，虽然他是一个男人，可是他的确弱势呢，他一般情况下不敢和人理论，更别说动手打架了。

许仙是那个书生许仙么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许仙自己当然也不知道。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失了业的、境况潦倒的打工者。这情形还是他这辈子碰到过的最糟糕的情形。

许仙来到湖边，身体虽然像一块石头般地坐着，思维却一刻不曾停过。他想跳进湖里，可是这湖根本淹不死他；他想花两块钱买上一注彩票，以求命运在顷刻间得到逆转；他想世界末日应该快到了，那么自己即便饿死也赶上了好时候；他想壮起胆子到洗浴店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，然后再要个姑娘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，接着说没钱，被店里的打手打死了事……许仙唯独没有想过回家，因为他是个孤儿，16岁那年他觉得自己长足了力气、有能力跑的时候，就从孤儿院里跑了出来，他想与其在那里受虐待，不如自己闯荡江湖混口饭吃。许仙做到了，当然做得也很艰难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社会关系，也没有学历文凭，或者特别的工作技能，唯一说得上的，是他那幅身子骨和斯文又不失英俊的脸蛋。许仙做到了，他给自己找了份在工地上的活，此后十余年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地上度过。有一幅好身子骨，找份这样的体力活倒也不难。

许仙也没有什么知心朋友。似乎，像他这样前世轮回而来的人，来到这个世上注定就要承受这一切。

性工作者白素贞

白素贞独自一人缓缓地走上桥面。她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一些男人的注意，但白素贞好像忘了周围的存在。

白素贞最近一段时间一个客人都没有接上，所以她的心情不太好。和轮回前的白素贞不一样，现在的她是个性工作者——当然，她的国家不承认像她这样的性工作者的名分，人们会管她叫——文明一点的叫小姐，粗暴一点的就叫妓女了。甭管是小姐还是妓女，最近男人们都变得老实起来，大大减少了这方面的消费。

白素贞只是想出来散散心。她的穿着和这个城市里大部分的时髦女郎差不多，只不过脸上的愁容却是年轻姑娘们不容易有的，而在男人们看来，这愁容却增加了白素贞的吸引力。白素贞也懂得装扮自己，她总是显得素而不淡，加上她皮肤白嫩光滑，性格温柔，所以在姐妹中她的生意向来最好。

可是这一年多来，白素贞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焦虑。她想着结婚了。有了这个念头之后，她开始在她的客人当中去留意物色人选，可是来找她的总是些赤裸裸的嫖客，毫无情趣可言。白素贞不像她

的小姐妹，期望挣了钱然后回到老家去，找个安份的男人结婚生孩子过正常的生活。她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，同时又有着不可救药的浪漫想法，至少她现在还没有放弃她的浪漫想法——她觉得，肯定有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等着她。

像白素贞这样身材容貌姣好的女子，在社会上立足并不难。可她为什么会从事现在的行当呢？一般女子，若非迫不得已，常理来看总是不愿意靠卖身为生的。白素贞有着和许仙类似的经历：她也是孤儿，16岁那年，她觉得自己成熟了、有能力自力更生了，便从收养她的孤儿院中逃出，可外面的世界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美好、那么容易获得生存。就在她手足无措、落魄街头之时，一位大姐好心收留了她——或者也不叫收留，而是替她找了份工。白素贞的运气还不错，她一开始只是替店里收拾收拾，做些杂务，并不需要做那些卖身的事；再过了两年，白素贞才加入了姐妹们的队伍。这时候，她也知道别人做的是怎么回事了。

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有一些好事也有一些坏事，自己不敢相信可偏偏发生了。

许仙和白素贞

千年以前——也不知道是几千年，总之是那个时候吧，许仙还是许仙，白素贞还是白素贞；而且白素贞还被称为白娘子。在汉语里，

娘子相当于老婆的意思。白素贞虽然只是许仙一个人的老婆，却人人皆可喊娘子，那么，白素贞可是中国男人的梦中情人？

况且，白素贞身边还跟了一个小青，在古代那是丫鬟，现在也许就是二奶了。只是多少个轮回之后，小青不知去了哪。

白素贞和许仙再次出现在同一个地方，这个世界一点儿征兆都没有给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两个普通人，在这茫茫人海中出现在同一个地方，又能有什么征兆呢。白素贞好歹姿色相对出众，尤其是她的腰，特别柔软。许仙呢，虽然有一幅好身板，但他那未经梳理的落魄样，扔在人海里就毫不起眼了。

白素贞从许仙面前经过。许仙的意识里只是一条大腿从他眼前飘过。白素贞并未注意到身侧坐着一个男人，她站在湖边轻轻叹息一声，扭头看见了许仙旁边还空着半截板凳，便坐了上去。许仙感觉到了旁边多了一个人，而且是个年轻女人，说不定还很漂亮，可他就是不敢扭头看一眼；他自然也不知道白素贞是谁。

除非白素贞和许仙身上都有特定的气味，穿越了时空隧道而来，能够而且只能够为对方所辨别。

可是这两个可怜的人儿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们生在这个时代，受的苦只会比前世多得多；可是他们又足够幸运，许仙还不曾去挖过煤

矿，然后死在矿难中；白素贞虽然做了小姐，可也不是失去人身自由的那种。这对过去的情人，此时坐在一起，好像地球的南北两极。如果无所不知的神此时出现，他会告诉白素贞，坐在你身边的那个落魄男人就是你今生唯一的人；他会告诉许仙，扭头看看，那是你前世姻缘的继续。

天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！

画外音倒是说得很凄美：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
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我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
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，却不能在一起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，却不能在一起
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，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，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

而是用自己冷漠的心对爱你的人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。

那个几世以前的白素贞，在做爱时曾经呢喃在许仙耳边说：“我愿变成一条蛇，缠绕在你的身体上，一直亲密下去，不管世纪轮回”——然而，轮回了几个世纪，现实却如此残酷。

马路性爱幻想曲

题记：虚伪终将击败一切，包括虚伪的人自己。

好多天了，男人总能在清晨的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看见女人，然后每一次男人都禁不住一番性幻想，想着自己在街头、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那女人行鱼水之欢；人们都聚拢了看他和女人赤裸的身体缠绵交合，并如痴如醉地聆听这两具身体由于摩擦发出的低吟声，而他和她全然不顾周围的一切……每天清晨这样的一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性幻想，对男人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例行的独特体验。

然后绿灯亮起，人流汹涌着流过十字路口，男人跟在女人身后，他眼角的余光从未离开过女人的身体——有时候他的目光落在女人深陷的乳沟里，有时候落在女人翘起的臀部上，有时候从女人的小腿一直往上，然后钻进大腿两侧中间隐秘的三角地带……他想像着自己的舌尖游走在随着目光移动的每一寸肌肤上，并随着女人身体的高低起伏而变换姿势——有时候，他感觉自己的舌尖像一块热毛巾，又厚又重地盖在女人的肌肤上，毛巾里渗出的热水就由女人的

身体去吸收；有时候舌尖又变成了一块干燥的海绵，贪婪地吮吸女人身体里流出来的每一粒液体。

男人想像过女人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除了女人的脸。男人从来没有用眼角的余光窥视过女人的脸，他总是喜欢走在女人的后面或后侧面，他担心自己一旦和女人对视，心里的秘密就会顷刻暴露在女人面前。他不知道女人有没有注意过他，反正他觉得自己“隐藏”得很好，他也没想过要上前去搭讪、认识女人，他觉得这样很好——虽然被他意淫的女人是个陌生人，可日渐一日，他竟觉得自己真的慢慢熟悉了女人的身体，熟悉了她身体每一条曲线的走向和肌肤里散发出来的体味。“熟悉的陌生人”——男人为自己找到了不去结识女人的理论依据，他决定不破坏现状，让女人继续做他精神世界里“熟悉的陌生人”，他害怕失去这种感觉。

女人也从来没有给男人制造过麻烦——这里指的麻烦是，女人总是自觉地走在男人前面，步伐的速度又正好让男人跟上，似乎她知道身后跟着一个人，而她要故意将自己的背面留给身后的人看。无论晴天雨天，她总是在差不多时间和男人出现在同一条路上，有时候男人先走在前面，她就快速走几步超过男人，然后有意放慢步伐。女人从来没有回头看过跟在她后面的男人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过300多米后，就到了分手的十字路口。

遇到红灯时，女人就安静地站着，从不东张西望。在这个人流车流喧闹的路口，她就像清晨安静绽放的花朵——是什么花呢？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来形容她。如果是荷花，倒是形容了她的高挑挺拔；如果是夜来香，倒是形容了她的安静自在……江南的二三月天，雨水特别多，“梨花带雨”的情形常引人心怜，有时候男人觉得女人就像这“带雨梨花”。但二三月天毕竟会过去，清明一过，江南的天空便较之前晴朗起来，女人的穿着打扮也跟着晴朗起来，远远的，男人就能感觉到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：她脚蹬靴子，穿着一件短裙，却露出一截白白的大腿，看上去质地坚实、皮肤滑嫩；而且，女人显然还有一个性感的翘臀。

第一天，男人对女人只是稍加留意；第二天，女人又出现了，男人不免盯着女人的后半身多看了几眼……然后男人发现她每一天总是出现在和自己行走的同一条路上，并且总是走在他前面或前侧面，这让他产生了窃视她的欲望；实际情形也是如此——随着时日的推进，他从窥视发到展了意淫，更大的状况是，后来他发现若是哪一天女人没有出现在路上，自己竟会产生一些失魂落魄的感觉。

男人开始渴望每天清晨都能和女人“如期而遇”，似乎只要女人出现，他一天的生活便不会陷进困顿里。但是，想到路上会有很多双色迷迷的眼睛盯着女人看时，男人就觉得沮丧，因为他没有力量去阻止那些眼睛入侵女人的身体，他也无法阻止其他男人对女人的龌龊想法——他仍然坚持只臆想不开口，只欣赏不做声色；他甚至觉

得自己对女人的意淫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行为，而其他男人则猥琐可鄙。他想如果有流氓非礼女人的话，他一定会冲上去挺身而出保护她。

“如果她看着我为她而流血，又会怎样呢？”有一天早上，男人问了自己这样一个奇妙的问题，“那样，她的脸将会靠近我，她的鼻息轻轻地冲到我的脸上，而我会像婴儿般享受着她的注视。”

男人带着问题默默地跟在女人后面，又到了十字路口，这一次他直勾勾地盯着女人看，他看见自己站在女人身后，而女人褪去了内裤，并弯腰下去将翘起的臀部送到他跟前……男人这一次他想赶走这些想法，却怎么也赶不走。他微微闭上眼睛，那些缠绵的交欢画面来势却更加汹涌，还出现了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交欢姿势，并且这一次，周围聚拢的行人也比以前多了好几倍——他和女人交合着的裸体升到了半空，于是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，司机们从窗口里探出脑袋，或者干脆跳上车顶，观看着这史无前例的“马路性爱”，这情形太刺激了，以致于所有人都失去了从喉咙里发出声音的功能。人们沉浸在女人发出的低回浅吟声中，但女人的低回浅吟渐渐高涨，伴随着男人撞击女人臀部的冲击声，和男人越来越粗壮的呼吸，渐渐汇成了这春天早晨里的交响乐。围观的人群渐渐失去平静和控制，当他们中第一个人的精液射出来之后，不断有人加入进这个行列；后来人们干脆脱去裤子，男人们看见身边有站着女人的，二话不说就搂过来性交，或者是女的主动将自己送到男人面前；找

不到女人/男人的男人/女人，就站着进行自慰……终于，男人的精液和女人的爱液，就像春天里吹响了口号，就像春天里的第一场暴雨，射得满地都是、满天都是。

“马路性爱幻想曲”并没有一直进行下去，因为男人感到自己的鼻尖突然被凉了一下，这一凉让他从幻觉中惊醒过来。男人睁开眼睛，眼前的马路重新恢复了秩序，人们依旧行色匆匆地彼此擦肩而过，汽车冲撞着越过人行道，被堵在后面的司机开始烦躁，尖叫的喇叭声取代了让人热血高涨的交欢声。

“人是多么善长欺骗啊，路人看我的眼神，那么端正不邪，谁会想到我的心里充满了龌龊的想法呢。”男人从短暂的臆想中回到现实，不由吁了一口气。雨水落下来，男人没有打伞，他不由得竖了竖衣领。向前看时，发现女人已经不在；其实此刻女人正在打开伞，站在男人的侧后身。

果然有一把伞伸了过来，替男人挡住了头顶的雨水。男人回头看到一张女人的脸，这张脸让男人觉得既很熟悉、又很陌生。待他神智清醒之后，才意识到这就是那个被他意淫了很多遍的女人，那个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女人笑吟吟地看着他，这让男人有些手足无措，仿佛自己的心思已经被对方看穿了一般，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男人和女人对视了一眼，就心慌意乱地移开了自己的视线，因为他发现女人长了一张漂亮的脸，而且她前半身的曲线更加玲珑透现。

“你是不是想和我做爱？”女人突然开口打破了尴尬的沉默，而她这问题让男人心惊肉跳，半晌没反应过来——他怎么敢相信女人会这样和他说话呢。

“你是不是想和我做爱？”女人再次笑吟吟地问，并且提高了嗓门。她是那样镇定自若、旁若无人。然而再次短暂的沉默之后，男人却对着她恶狠狠她说了句“你有病”；男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红着脸喘着粗气，好像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被人给侮辱，反应过来之后便有点怒不可遏。

男人相信旁边有人听到了女人问他的话，因为有人带着诧异的围观表情，向着他俩聚拢过来。这让他有些懊恼，他本能地反应过来要维护自己内心的私密，要维护自己的尊严——“谁会想到我的心里充满了龌龊的想法呢”，他想到自己问过自己的这句话，脊背不由感到一丝发冷，因为他知道一旦那些龌龊的想法，要是像展览品一样被展示在马路上，那他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？他认为这比被脱光了衣服裸体游街还要严重。

人的大脑有时候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复杂的思想计算和转变。的确如此，男人对女人的感觉，就那么一下子从空中坠向了地面，他已经全然忘却了自己给过女人的赞美，全然忘却了他和女人之间缠绵无比的交欢。恼恨几乎在顷刻间

就占领了男人的内心——这个女人竟然那样不知害臊地当着别人的面问他那样的问题？并且她还没有停下来意思。

“我知道你想和我做爱，我能感受到。”女人对男人的懊恼视而不见，她似乎想要解释什么，然而被男人的粗暴打断：“滚，不要脸，神经病。”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聚拢过来，有些人还对着男人指指点点，仿佛他是一个被当街抓住的强奸犯。这种感觉让他觉得如坐针毡，不由得连着骂了三句后，便从人群中仓皇逃脱。他觉得自己越是表现得恼怒，越是干脆果断地离开，就越能表明是女人精神有问题，而他则是一个无辜的“受害者”。事实上男人也这么做了。

男人逃脱之后，女人站在原地并没有马上离开。她本来想跟男人解释，她能感受到他的思想，她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知道他要什么，但这并不让她反感，相反还很让她享受，而且有成就感，久而久之，她生出了怜爱之心。当她发现自己的心充满怜爱的时候，不由得被这个发现所感动。如果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命中注定的女人，她想她就是，她是他的天使。

她想她已经足够了解男人，她原本以为会得到一个热烈惊喜的拥吻——其实她本来没打算说话，她想静静地出现在他面前，含情脉脉地望着他不做声，然后一切该说的话，彼此完全心领神会。她想这会是世界上最撩人心弦的交流——可不是么，她和他的身体在思想

的时空里，已经有过那么多次亲密的交合了，早已经胜过千言万语。

可是她居然还是鬼使神差地说话了。一切都在顷刻间轰然倒塌，怜爱中的男人、梦幻中的男人，转瞬间成了一头向她咆哮的野兽。落差实在太大，连哭泣都来不及准备。女人像僵尸一般，怔怔地站着，成了街头的人像雕塑。而那个仓皇而逃的男人，他心里又慌又恼又气又悔，但是惊慌占据了上风。他本不龌龊，也许还真的有点高尚，可现在他真成了一个龌龊的猥琐男人。

气急败坏的男人渐行渐远，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女人已经不在。以后她也没有再出现过。

虚伪击败了这个男人。

曾经有个恋人令你悲伤

“是你？”

吴岩没想到还能够遇见苏萤，一年以前，苏萤说吴岩我们分手吧，我们不合适。“为什么我就碰不到一个成熟的男人呢？”苏萤带着淡淡的悲伤语气悠悠叹道。苏萤告诉吴岩，她会换一个城市生活，并

且让吴岩不必找她。苏莹像一只花蝴蝶，翩然飞走了，仿佛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她的春天。

苏莹走后不久，吴岩曾经到处找她，打她的电话，手机号码换了；网络上也不再会有苏莹的半点踪迹；吴岩觉得自己可能永远都见不着苏莹了。所以这一年后的相遇，仿佛是在吴岩本已平静的心里扔下了一块石头。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本来不再有希望见到的一个人，一个曾经和他缠绵过、像干柴烈火般燃烧过的女人。

他们曾是一对可人儿呢。

只是这突然的重逢——其实一年时间并不长，昔日如漆似胶的恋人，一年后即便是面对面站着，甚至都还能感觉得到彼此的体温；可是也没有那种“原来你也在这里”的惊喜。

“是你？”简单的两个字说了，沉默也就打破。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否则昔人情人见面的场景，还真不如昔人仇人相见呢，仇人相见不至于会出现冷场无话可说。苏莹却显得有半分羞涩了，她还是一头长发，低了低头然后扬一扬头发说，怎么是你，真巧。说完，嘴角倒也有些笑意盈盈。

“你好吗？是不是又回来了？”吴岩问，他的声音让苏莹感觉到了那种久违的关切。在一瞬间，这几乎都要让她感动了。

“回来了，你呢？生活上还好吗？”苏莹问。

“还好，生活上哪怕不工作，维持这辈子生活的储蓄是够了”，吴岩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苏莹的脸上飞快地闪过一丝红晕，吴岩的一句话，让她的心顿时波动了开去。这是一种极难察觉的心理变化，不要说吴岩，她自己都有些难以置信。似乎有一种直觉在告诉她，和眼前的这个男人再好好聊聊，你们曾经是一对火热的恋人么。这细微的心理变化，却让苏莹的呼吸有些急促起来。

“那就好，再次遇见你真是太巧了。”苏莹有些局促地说，“你……”口中说了个“你”字却停了下来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吴岩感觉到了她的局促，便提议说天就要晚了，去吃东西吧，我请客。

相见欢。

苏莹吃饭的动作很缓慢，她总在边吃边想什么。遇上吴岩和她说话的时候，她就微微一笑，并没有太多回应。其实此刻她的心里正经历着一场复杂的思想运动：吴岩，当初她舍弃了他，可是眼下这个男人依然热情，对自己显然还保持着好感；当初自己之所以离开他，主要是觉得他“不够成熟”，当吴岩告诉她只有几万元的存款

时，她分明觉得自己心里凉了一下，尽管她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年轻的时候不应该为钱所羁绊。其实苏萤知道自己骨子里是个对物质要求很高的女人，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分明喜欢着吴岩，看起来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。苏萤认识吴岩的时候，对他的所谓家庭背景一概不知，吴岩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姿态吸引了他，她以为自己也只是“玩玩”，可是没想到和吴岩玩上之后，却真的喜欢上了他——原来这个男人不仅在平时显出一幅玩世不恭的样子，在床上他似乎一样玩世不恭，然而却每次都能够给她带去奇妙的性体验。

如果这个男人有些钱，起码能满足基本物质要求的话，那我一定嫁给他了，苏萤曾经这么想。她憎恨自己有这样的想法，可是她又始终不愿意违背自己早年就立下的生活理想，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理想战胜了现实。

可是此刻呢？真是一个奇妙的安排。一年时间是不算长，但也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“他说他以后都可以生活无忧了。”苏萤琢磨起吴岩说过的那句话，这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却让苏萤遐想起来。想着想着她不由自主偷偷笑了起来。她这一笑，却被吴岩瞧见了，吴岩的心情便顿时开朗起来。两个人于是开始说说笑笑，气氛一下子轻松了很多。

饭后，吴岩觉得意犹未尽，便试探着问苏萤去不去喝酒，不想苏萤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下来。他们选择了一家以前曾经去过的酒吧，吧

间里音乐摇曳，灯光舒缓，人如酒水。“知道吗，我就是在这里的那一晚喜欢上你的。”吴岩拿起酒杯，泯了一口说，“你对我说你喜欢能让你失眠的人，我以为我就是那个让你失眠了的人，所以那天晚上我下了决心、也有了信心去喜欢你。”吴岩说的是真心话，他说话的语气平缓，态度诚恳，他的姿态让苏萤感到鼻尖微微酸了一下。此刻，她的心也酥软了！

一男一女两人，便坐在角落里幽幽地叙着，有时候也一句话都不说互相沉默。这是一种很默契的感觉，谁也不觉得对方多余，谁都觉得坐在这个屋子里不能少了对方。原来有些时候，人和周围的声音、光线真的能融为一体。

别亦难。

那么就不别吧，两个孤单的灵魂，两个曾经纠结在一起的灵魂，在这样一个晚上，这样的情投意合，为什么还要分开呢？

吴岩对苏萤说我送你回去，他就真的送她回去了。他替苏萤开车门，然后又开了房门。接下来是你能猜得到的：那房门只一合，吴岩便紧紧地抱住了苏萤，他的鼻子贴着苏萤的头发闻了又闻，仿佛苏萤是一朵盛开的鲜花，而他则是一只寻访到这朵鲜花的蜜蜂。吴岩贪婪而用心地闻吸苏萤发稍的味道，渐渐地他的鼻息移到苏萤的耳根、脖子。吴岩紧紧地抱着苏萤，鼻息也终于换成了嘴对嘴的亲

吻。当四片嘴唇在一年之后再次紧紧地贴在一起的时候，时间已经经过了很多——也许并不算苍海桑田的变幻。四片湿润的嘴唇足以调动全身的荷尔蒙，何况吴岩将苏萤抱得又是那么紧，他的舌尖碰到了苏萤的舌尖，然后互相卷在了一起，闪电般的感觉迅速传遍全身，于是荷尔蒙就像冲垮大坝的猛流，倾泄而出。

苏萤已经透不过气来。衣服还未褪去，而生理的高潮已然即将到来。这时候任何生理的防线都是可笑的、不堪的。两个人终于像泄了洪的江水狂奔而去，下半身和上半身一样都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。从苏萤嗓眼里冒出来的细细鸣叫的呻吟声，就像滔天洪水撞击出来的巨大声浪，猛烈地冲击着吴岩全身的每一条神经。他们不但双手十指交扣，甚至连脚趾都要扣在一起。

“我爱你。”吴岩说完这句话，便“呀”地一声大叫，他全身所有的能量就都在极短的顷刻间射了出去。这一射，让苏萤的身子抽搐起来，她那细细的呻吟猛然间变成“啊”的一声大叫后，便嘎然而止。

吴岩瘫软在苏萤身上，两具肉体从激流狂奔，到突然风平浪静，只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。这是多么奇妙！他们静静地躺着，时空安静下来，此刻他们像宁静湖边柔美草甸上的两只小绵羊。

性快感让两具肉体完成了所有语言都无法完成的交流。性快感是什么呢？性快感就像冲破云霄的火箭，她高高在上，而又终究离你而去，哪怕你想多挽留她一秒钟都不成。

是离愁。

有了那天晚上的滔天骇浪，未来就没有什么说不开的事了。这一对昔日的可人儿，又成了如漆似胶的伴侣了。吴岩果然也表现出了生活无忧的风范，他什么事也不做，带着苏萤去了过去从没去过的几个地方，他们比以前玩得更开心。而到了晚上，这对可人儿就像干柴烈火一样吞噬着对方的身体，尽情享受性爱带来的欢愉。

苏萤发现，吴岩比以前更有情趣了，花样也更多更新鲜，而且精力也比以前更充沛。这使她惊喜不已，在喜悦心情的刺激下，苏萤的身体也愈发充满了活力和动力。

“我的恋人，假使有一天我们重逢，你会和我做爱吗？我依然愿意亲吻你的每一寸肌肤，依然愿意紧紧搂抱着你，呼吸你的呼吸。”吴岩记得自己曾经这样悲伤过，如今，这悲伤真的转变成了它的另一面——喜悦。他在努力践行自己的诺言，每一次做爱，他总要吻遍苏萤全身的肌肤，然后紧紧地搂抱她。

“我想跟你过，”有天晚上苏萤对吴岩说，“你现在生活上不用怎么愁，应该找个好老婆了。”说完，还向吴岩做出一番调皮的表情。

“是啊，我未来的生活是不用担心了。”吴岩叹口气说，他将苏萤的脑袋搂在自己的怀里轻轻抚摸着，只是他若有所思的神情，苏萤并没有注意到。

事实上那是多么忧伤的神情呀！

在一圈疯狂玩乐之后，吴岩和苏萤重新回到了他们的城市。苏萤甚至开始设想他们的将来了：一处并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可以安栖他们的身体，可以让心灵得到休息，可以让他们肆无忌惮地裸着身体互相追逐、互相亲吻的地方，那就是家。但她又怎么知道接下来能发生什么呢？

那是一个早上，苏萤醒来，发现身边并没有躺着吴岩，甚至连他的体温都没有留下。大清早的，吴岩去哪了呢？苏萤起身找，却依然没有发现他。“该不会出去买早餐了吧？这个男人。”苏萤想，心里还娇嗔着呢。可是当她再次躺到床上的时候，却发现床头柜上摆着一张写满了字的纸，苏萤记得这地方原本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，怎么会冒出一张写了字的纸呢？她拿起纸，看了几行之后，却突然手捂胸口，身体像僵了似地慢慢蹲了下去。这分明是一封吴岩留给她的信，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但那确实确实是吴岩的笔迹。

让苏莹突然间萎缩了下去，那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呢？

“亲爱的莹：

我知道我不该写这封信，但我必须写，请你原谅我的自私。

一年以前，我查出了一种奇怪的病，这是一种绝症，不发作时身体不会有任何异样，一旦发作，生命就为期不远了。医生说我的生命最多只剩下一年。一年啊，多么短暂，想想一年多以前，你正和我分手，然后我就检查出了这种病。我曾经万念俱灰，总想早日一死了之，可是后来我改变了想法——让我只活一年，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，因为我只需要再活一年，所以我不需要工作和收入，过去的那点积蓄足以支撑我过完这一年了。因为这一年，我的生活目标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；特别是又遇到了你，更让我相信上天安排我只再活一年，是对我莫大的眷顾呵！

我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所以，你的出现，我相信是上天在冥冥之中的安排。我本来只想从你的视线中悄悄地消失，可是如果再次遇见你既然是上天的安排，我为什么要违背呢？再次见到你的那天晚上，我就产生了自私的想法，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，接受我的身体和灵魂——不过请放心，我的病没有任何传染性，而且在它发作前，我的身体依然是很棒的。

我的自私的想法，都是源于我想带走人间最美丽的东西，那就是你对我的感情。我想在我走之前，尽可能享受这世界的美丽，尽可能表达我的留恋和热情。萤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如果我对你的感情造成了伤害，请让我来世再弥补你。

在我生命和你相守的最后岁月里，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。不管你对我的感情如何，我是永远真心爱你的，这份爱我会带到天堂去，我要告诉天堂里所有善良的人们——如果我有幸进入天堂而不是下地狱的话。

此刻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情绪，我对你充满了深深的、深深的歉意，原谅我对你不够好，原谅我对你隐瞒真相，原谅我再次让你失望。你的幸福，我只有来生带给你了。

萤，我知道我的病即将开始发作，我消失了，请你不必找我，并请你忘记我。如果憎恨能让你好受点，我希望你狠狠地恨我。

萤，再次向你表达深深的歉意，和我对你深深的爱恋。

爱你的岩。”

哎，一对可人儿。请忘记你们的欢愉和苦恼吧，在你们各自放声大哭之后。

男人 和男人的友情

一

林是我这辈子最要好的哥们。我们是在拳击台上认识的。我们是生死之交。

二

女朋友和我分手之后，我选择了拳击作为自己的职业。我有成为一名拳击运动员的体魄，重要的是，我认为拳击是一项非常男人的运动；更重要的是，女朋友和我分手之后，我觉得我必须找一份能够麻醉自己、又容易折磨自己的身体，最好还容易不幸身亡的职业。我看过很多拳击比赛，知道拳击不但是一项非常男人的运动，也是一项危险的运动。我渴望自己在拳击台上被人击倒，然后再也起不来。

我和女朋友相处了一年。一年不算长，可是足够让我刻骨铭心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，在一个下雨的下午，她带着一个男人，来告诉我她要离开我。她说她需要一个成熟的男人来爱她，然后她用手指了指身边的男人。男人的身边停了一辆轿车。我以为她是开玩笑，尽管她以前在我面前曾经幽幽地埋怨，为什么她就不能顺顺

当当地等到一个有钱的成熟男人，然后爱她一辈子。我说我会成熟的——其实和同龄人相比，我已经算成熟了；我还说我们将来的生活一定不会难过。

可是我错了。她并没有开玩笑，她真的等到了一个有钱的成熟男人，可是我竟然毫无知觉。那天下午她来和我说分手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。所以那个下午后来就成了最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的一个下午。她消失地如此坚决，如此神速。而且她想出了办法，让我再也找不到她。

三

我在我的“拳击生涯”中只打过一场比赛，就是和林的那场比赛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，继续打啊！”

我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被林击倒在拳击台上。下面观众的呐喊声简直疯狂了，他们绝对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第一次打比赛的拳击手，会那样顽强，不断地被击倒，又不断地爬起来。

我的眼角已经被打破，血开始往下流。大脑已经完全处于迷离状态，虽然还能听到拳击台下疯狂的呐喊声，可是已经渐渐听不清人们到底在喊些什么。汗水和血水混合着沿着我的脸往下流。

可是没有人能够发现，除了汗水和血水之外，我的脸上还有泪水。我这辈子到目前为止只流过三次眼泪：一次是少年时代，在外地读初中时高烧不退，周末回到家后母亲给我刮痧，刮完后我的鼻子竟然一酸，然后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；另外一次是大学毕业后和学友们在火车站道别，在火车开动的一刹那，我的眼泪也同时流了下来；最后一次就是在和林比赛的拳击台上。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流泪，但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我在比赛中的糟糕表现。事实上，来参加拳击比赛，是我个人的一个“阴谋”，这个“阴谋”根本就没有打算要赢得比赛。相反，这样不断地被人击倒，然后又爬起来，又被击倒，才是我真正渴望的效果。比赛过程当中，裁判几次问我要不要继续比赛，我都坚定地摇头示意。我的教练，在我的眼角被打破之后，让我放弃比赛。但是我坚决不应允。“这是我的第一场比赛，请让我竭尽全力……打好它。”我说。教练当然不知道我参加比赛的真正意图。

“10、9、8、7、6……”裁判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，我知道如果我不能在裁判喊出最后一个数字之前站起来，那么我就不能继续被击倒又爬起来的享受了——当然，我是在享受痛苦。谁说只有欢乐才能享受呢？痛苦照样可以享受。

我后来知道了我的眼泪是为我的痛苦而流。从来没有一种经历，能像那次拳击比赛那样，让我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的双重享受。

拳击台下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。人们显然被我先前不屈不挠的“精神”给刺激了，因此开始变得竭斯底里起来。对那些人来讲，看到一场如此血腥又如此动人的比赛，一定是一种巨大的感官满足。

我听清了他们是在喊我的名字，他们要我起来。我虽然知道他们只是想看一场血腥、刺激的比赛，并非真的在鼓励我，但我显然受了他们的感染。似乎，在众人的呐喊声中，我即将成为一个不屈不挠的英雄了。那些声音离我的耳膜越来越近——这真是一场让人无比激动的比赛呵。

我开始抬起我的眼角。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脸上曾经流过泪水。一个男人在拳击比赛当中居然流泪，这要是被人知道了，会是一个多大的笑话呀！男人可以流汗，流血，但是不可以流泪。

我的眼睛几乎看不清东西。但是我起来了，我站起来了。全场观众的声音，突然消失了。我垂着头，手几乎举不起来。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像一头受伤的狮子——也许此刻全场的观众才真正开始对我有了一些同情，甚至是钦佩。因为我不再听到有人呐喊，会场的气氛似乎突然凝住了。

此时此刻，有多少念头在我头脑中一闪而过呵！以前人生当中的所有难忘片断，飞速地在我头脑中切换——母亲的刮痧，火车站的道别，雨中的无情分手……所有亲情的动人细节，所有的分分离离，全都在一瞬间涌上我的脑海。人心真是广阔无比，可以让你在瞬间体会什么是物是人非，什么是人间沧桑，什么是生离死别。

五

我选择了死亡，但是死亡没有选择我——多年以后，每当和林谈起当年的那场比赛，我总会这样总结。

“你当时只要轻轻地打我一拳，那么最后倒下的是我而不是你。”林对我说，“因为我绝不会还拳。”

“我那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，根本无力出拳；就算出拳，而且你不还手，又怎能一拳将你击倒？”我问林。

“你知道吗，我当时已经完全被你震撼了。只要你出拳，哪怕是轻轻地碰到我的脸，我就会倒下。”林微笑着说，“我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。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你这样顽强、不要命的拳击手。”

是的，我那时的确不要命了。在我站起来经历了万分思绪后，我挪动脚步向站在拳击台中央的林移去。尽管我不能完全抬起我的头，但是我眼角的余光还是看到了林的表情：林一动不动，双手笔直地垂下，眼珠定定地朝我的方向看，似乎痴呆了。

从拳击台边走到林身边的几步，对我来说简直是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，每移动一步都万分困难。就在这样的移动中，全场的气息都屏住了。不知道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间，我站到了离林半拳不到的距离。林的表情依然如故，站在那里纹丝不动。

我万分吃力地渐渐抬起我的拳头。我的眼神和林的眼神碰撞在了一起。我想对林来说，也许那就是世间最难忘的眼神。林依然纹丝不动。

我记得我的嘴角轻轻抽动了一下，好不容易抬到半空的手突然就落了下去。

我倒下了，倒在了林的肩膀上。这次倒下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起来。

我真的太疲惫了。我需要休息。

六

那天最后倒下之后的情形，我自己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“你知道吗，你倒在我的肩膀上之后，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，这些掌声是给你的。”林后来告诉我。“我紧紧地抱住你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都流在了你的背上。”原来，那天流眼泪的男人，并非只有我一个。林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现场，“我甚至担心你已经死了。如果真那样的话，我会内疚八辈子。”

“你是我的兄弟，一辈子的兄弟。”林说他后来见我昏迷不醒，就开始拼命摇我，对着我大喊起来。

事实上那天我虽然昏迷了，但是仍然听到了林的喊声。只是我已经睁不开眼，说不出话。“我看见你的眼角流出了一行泪水，才知道你还没事。”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总是会没有理由地开心起来。

七

林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，我也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。尽管没有经历过沧桑巨变，但我们心里都清楚可以用生死之交来形容我们之间的友谊。在一次我父亲生病急需用钱，在我几乎借光林的积蓄的时候，林变卖了他的轿车替我付医药费。

“你是我一辈子的兄弟，钱不用放在心上。”林拍拍我的肩膀，“就算哪天你坐了牢，我也会去陪你坐。”

因为一场失恋，因为一场拳击比赛，我认识了林，认识了这个生命中对我来说最为珍贵的男人。这是生命的一个奇迹——最好的朋友，原来是自己曾经的对手。

而那个坚定离我而去的女人，在三年之后告诉我她要结婚了。我祝她幸福。

八

这个林，是我想像中的一个人。我的生活中，并没有林这样的人。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一句话：江湖，现在已经没有江湖了，只剩下社会。所以这个林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。我写这个东西的目的，也许是想试着感动自己一把，趁自己还年轻的时候。